

用童心去看待纷繁世界

的追怀,有对自然风物的描摹,有对平凡生活的感悟,有对人性人情的剖析。丰子恺从庸常琐碎的记叙中跳将出来,以敦厚亲切的叙述,温馨简约的析理,诠释了他对“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理解。

书中,丰子恺讲了个养水仙的故事。种养水仙,这本是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丰子恺却从旁人熟视无睹的“风景”中,悟出了通透的哲理。从水仙三次有惊无险的遭逢中,他看到了一种顽强、一种信念,体会到了世间蓬勃的生命活力。水仙花不挑不拣,随遇而安的秉性,深深叩动着他的心房。他由衷的写道“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细细咀嚼这意味深长的话语,顿时让人茅塞顿开。身处这喧嚣的尘世,拥有一颗水仙花般素雅的品

格,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难得可贵的是,丰子恺还从自己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生发出“要学会艺术地生活”的感慨。他说“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妨“对世间万物都抱着一颗澄澈透明的童心。”跟一山一石交朋,与一草一木道友,哭也好,笑也好,都不忘给这个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久而久之,有了这种胸怀和境界,很自然地就能达到一种理想之境——“倘能因艺术的修养,而得到了梦见这美丽世界的眼睛,我们所见的世界,就处处美丽,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了。”

循着丰子恺的阐发,在轻灵的笔墨间穿行。那些平白的文字,素朴的漫画,点点滴滴都渗透着他的喜怒哀乐,

也在勾勒着一幕幕至善至美的场景: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指正学生不足后,每一次的深深鞠躬,让人看到的是这位大师的谦和与认真。杂货店老板在一个寂寞的雨日,将胡琴慷慨地借给素昧平生的丰子恺人演奏,使人体体会到老板的大度。客居在桐庐时,一老翁热心拿出自酿的黄酒经常请作家对酌,让人看到的是人性的淳朴。品着这些静水流深的字句,阅着书中一个个暖心的故事,观着一幅幅透着亲情、乡情的画面,怡然间,不觉已走进了丰子恺宁静悠远的世界……

丰子恺说“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参透了这些要义,让心一次又一次地变得简静澄澈,我们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安享生活的万般滋味。



□刘小兵

饱蘸着率性和纯真之心的散文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在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诞生120周年之际集结出版了。40篇经典散文,以一文一画的方式,用清新自如的笔调,轻灵散淡的意境,描画出一个恬淡祥和的至美盛景,表达了丰子恺“以一颗纯净的童心去看待纷繁世界”的美好祈愿。

这些散文,有对流年往事

读书之喻

作为有清一代的大学问家,袁枚的比喻无疑是精妙的,不过,读书不只是读书人的事情,菜市场卖菜的商贩,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灶头上柴米油盐忙碌的老妪,乃至路边佝偻着身躯拾荒的老人,只要他们愿意,皆有读书的权利。当然,不同的人因为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对书的比喻自然也是不同的。

若以饮食作比喻,专业书像大米、小麦等主食,可以让人填饱肚子;而文学书籍则是各种菜肴,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贴吧、论坛上的片段文字约等于五谷杂粮,易于消化,却不宜多吃。显然,光有主食,没有菜肴,虽然能顶饱,但终究少了点味道,而日日只吃菜肴或是快餐,又容易营养不良,所以需要三

者兼顾。

若以菜肴作比喻,中国的古书像海鲜,由来已久,味道鲜美,但捕捞不易,需费一番工夫;现当代文学像河鲜,离我们最近,餐盘之上也最是常见;而外国文学则近似于牛排、甜品一类的西式烹饪和点心,喜欢的固然喜欢,不喜欢的也大有人在。

若以草木作比喻,四部书中,经书像翠竹,摇曳清风,有冷然之态,故古人云“食可无肉,居不可无竹”;史书像松柏,其形巍巍,其骨倔倔,大雪压枝亦不倒,与史官秉笔直书的性情相类;子书像小草,种类与数量繁多,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纵然曾遭“焚书坑儒”,绵延几千年,仍可以瀚海称之;集书像嫁接的果树,把一棵树的枝或芽接到另一棵

树的茎或根上,以促其生长,至于对象,有时为同一种类,有时为不同种类,这类书的可读性极强。

若以虫鱼作比喻,小说像飞鸟,腋有双翼,可以借着想象带人抵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诗歌像游鱼,离不得水,但又与岸上之人的理解隔着一段距离;散文像百虫,促织、蚂蚁、牵牛、甲壳虫,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然则它们对于生命的敬畏是相同的;戏剧像经过训练的猎犬,动作、声音、情节、顺序,一如发现猎物时的情状,每一个过程皆有步调。

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比拟读书的事物还有许多,堪称不胜枚举。读书多喻,实则说明了读书在人心中的两可形象——可贵和可爱。



□杜学峰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讲到学问之道,称“《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臬,类书如櫺柵,说部如庖湍并漚,诸子百家诗文书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通过恰如其分的比喻,告诉后来者读书不可偏废之理。

一窗明月半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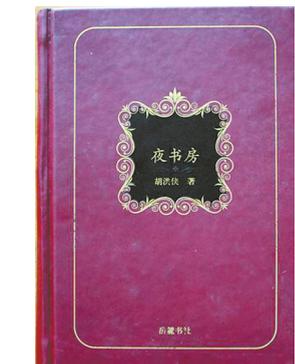
成四辑,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四句分别列目,竟然很奇妙,有种浑然天成的贴切。

文章体例大多是书话。以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言中所言,书话的特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以钟叔河先生的笑侃:“如果说书评是妻子,那书话就是情

人。”胡洪侠对这两种说法都赞成。他对书话也有一番见解:“书话当然要写书人、书事,观书前、书后,探书里、书外,但须有书魂、书神、书心、书趣才算数,不然就成了关于书的废话。”所以,他这本集子,就是要说说书前书后、书里书外的一些书人书事,书魂书趣待有缘人自行体会。

《夜书房》未说《汉学书评》,讲了杨先生的《哈佛遗墨》,是外孙蒋力搜集62封

家书编撰而成的诗文简,这部书我也是有的,商务印书馆收在“碎金文丛”里,封面装帧端庄大气,内文细腻尽显杨先生的生活情态。胡洪侠与蒋力是知交,得蒙他赠书,诸多交流,胡洪侠手上还有一部杨先生读过并签有名字的民国商务版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真是羡慕嫉妒。这种际遇真难得。我开着我的窗,清点我床头的书,勉强得些安慰。



□赵青新

胡洪侠的读书集子,取名《夜书房》,是他历年同名专栏的结集。若干文章分

阿赫玛托娃的诗

□李春辉

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年生于海军工程师家庭。曾在彼得堡女子大学学习法律。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异常美丽,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14岁时,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1910年她与古米廖夫结婚。伊万诺夫给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画过一幅肖像画:“她脸上所有的线条,身体的所有线条都轮廓分明。轮廓分明的嘴唇,轮廓分明的背影,轮廓分明的手指,轮廓分明的臂肘,甚至细长的脚背也显得是轮廓分明的。”

阿赫玛托娃于1912年出版诗集《黄昏》。1914年诗集《念珠》问世。1946年阿赫玛托娃被苏联作协除名,直到1952年才得以平反。她后期的代表作有《安魂曲》(1935-1940)和《没有主人公的歌》(1940-1962),这两部伟大的长诗代表着苏联诗歌的最高成就。诗人叶夫图申科把普希金称作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把阿赫玛托娃称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全诗如下: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 / “为什么你今天脸色惨白忧愁?” / 原来是我让他饱尝了 / 心灵的苦涩的痛楚。 / / 怎能忘记啊! 他摇晃着往前走, / 歪着嘴唇十分难受…… / 我没扶楼梯扶手奔下楼来, / 跟着他跑到大门口。 / / 我一边喘气,一边喊叫:“过去的一切 / 都是玩笑。你一走,我就会死掉!” / 他平静地强颜一笑,对我说: / “你别站在风里头!”

1911年 陈耀球 译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一诗虽然只有短短十二行,却写得跌宕起伏,似乎融入了一部小说的情节。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指出:“阿赫玛托娃把19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全部规模宏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进了俄罗斯的抒情诗中……她是在注目于心理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那尖锐而又独特的诗歌形式的。”诗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们的内心世界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小诗把男女主人公即将分手却又难舍难分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阿赫玛托娃成功地将戏剧因素揉入抒情诗中,仅仅从标题来看,戏剧的动作性就十足。全诗用了七行来描述动作,四行用于对话,这首抒情诗的主观性隐藏在文字后面去了,诗歌由事件、动作、对话等戏剧因素构成。第三节诗歌完全是一部小型戏剧啊!

我:“过去的一切都是玩笑。你一走,我就会死掉!”

他:“你别站在风里头!”

第三节诗在高潮中戛然而止,造成了悬而未决的结局,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该诗最为传神的便是最后一句。俄罗斯气候寒冷,这句话蕴含的是男主人公对女诗人浓浓的爱意和细腻关怀。